

# 与子偕行

胡晓军

我不再等，径直上车调头，因为就算回程畅达，到家也要近9点了。返经校门时，我不免多瞥了一眼。借着灯光，我看见了儿子过闸口后的背影。儿子相貌平常，身板却甚高大，体重想必可观。忽想起从抱得动他到抱不动他，似也不是太远的事。不过他的体态显得臃肿，还略微曲着背，在空旷的广场中显得渺小而可怜。这小半要怪疫情，大半年被迫宅家，连最爱的篮球都没法去打；一大半要怪他自己，平时站姿坐相都不端正，俯则玩手机，仰则“葛优躺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许多孩子患的是中老年人的病，从外形直到内脏。他的情况应该算是好的。还有头发。他的头发蓬如蒿草，乱如鸡窝，周末懒得去剪，此时被风一吹，酷似黑色的公鸡尾翎，斜斜而起。偌大学院有超市、有邮局还有小诊所，理发屋不在话下，他从没去过一次。就凭这团乱发，便可知他不但没女朋友，更没留意的女孩子。这与我当年，倒是像极了的。

我正要踩油门，余光收梢处见他缩了缩颈子，很明显地缩了缩颈子。抬眼看反光镜，果然，他的围巾还在座上，大半截更拖到了椅下。我急把头探出窗外，直起嗓门叫他的名字。他显然戴着耳机，我叫了三四声才转过头。我反手一把拽过围巾，向他高高举起。围巾的尾梢遇风扬起，犹如一面大旗。在飒飒的冷风中，他似乎犹豫了几秒，不过终于决定向我奔来了。他奔得很快，这才是小伙子的样子。我本不想下车的，但见他要来我车边，须从右边另一口子出来，复由刚才左边的口子回去。我忙握了手刹，跑到大门中间的铁栅栏。他冲刺般地奔过来，伸手隔栏接了，说声谢谢，扭头又跑。跑了几步，回头对我说，你快回去吧。我点了头，回到车边，再望他时，他已一把拉上箱子，昂首挺胸而行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着他必知我在

注目着，这才振作起来的吧。年轻人要证明自己的年轻，实在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。忽想起《诗经》里，有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”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”之类的句子，立时发觉不妥，便不去忆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之类的下文——那是古人祭奠父母时念诵的，为感恩，也为愧疚。古人寿命短、资源缺，为子女做事想来有限得很；现在就不同了，老人余晖旺盛，手头宽裕，为儿孙发光发热是大有可为。看来老人衰老得慢与孩子成熟得晚，这两件事是互为因果的，更是经济富足、社会稳定之象。老人能多忙碌一点，孩子能多闲适一点，岂不是双方的幸福吗？

子曰劳劳，与子偕行。驱此车毂，由雨由晴。

子曰劳瘁，与子偕行。望彼背影，经冬经春。

子曰垂暮，与子偕行。余晖尚盛，且幸且珍。

回家略感疲惫，吃饭洗浴，提早上床。很快就梦见自己在教室里读课文。教室是读初中时的样子，黑板上有粉笔字，白墙上有涂鸦画，都横七竖八地看不清楚。头上是无风自动的电风扇，周边是有序联排的课桌椅，但除了我，别无他人。正在纳闷，忽听一个声音高叫道，请同学们翻到第二单元第七课《背影》。我翻开课本，果然《背影》，但作者并不是“朱自清”。我揉了揉眼，定睛再看，居然是“胡晓军”。我吃了一惊，很快释然而又坦然，因为背影人人都有，他写得我为什么写不得。他写父亲的背影，我写儿子的背影，原不相干，难道只许他送橘子，就不许我递围巾？只是儿子的背影竟成了教材，实属意外。心念一动，再去翻邻桌的课本，翻到此页，却不见此文。我暗暗心急，又去翻前桌的，亦是如此。我遍教室地翻，翻了一本又一本，不但速度加快，就连翻书的声音也怪异起来，从“吡吡”到“刷刷”再到“喀喀”，而且越来越响。睁眼一看，老婆正半躺着看手机。她还没睡，正“喀喀”“喀喀”地点着房产中介发来的楼盘信息。最近，老婆又在操心为儿子买房的事了。

寒风里赶地铁为生活奔波，那样田园牧歌的诗意日子目前离我很遥远。此时，我走在下班的路上，戴着口罩，戴着羽绒服的帽子，依然被冷风吹得想流眼泪。

到小区，去取快递，哆嗦着手拿出手机。没有戴手套，手一直插在羽绒服的兜兜里。羽绒服滑滑的料子在这样的冷天冰凉凉的，手也没有多暖和，可也好过在冷风里冻。拿了快递，手没法再插口兜里，走到家的路程也就两分钟，手一下子被冻僵了，红红的，不能动，又疼又难受。

“冰结的河水会重新流动，人们翘首以待的好事终将抵达。我们亦能从生活的缝隙里觅得快乐，守着一个又一个盼望，缓步前行。”上楼时想起这句话，最近浏览订阅号时看到的，说得真好，踏实、自信、坚定，一步步稳稳地向前努力着。

天气预报说，今天是20多年来最冷的一天，温度零下18摄氏度。我在水管前用热水冲洗着红红的手，渐渐缓了过来。情绪也从寒冷黯淡里缓了过来。暖时光，寒时光，冥冥之中自有它们的意义，都值得我们记住。正因为寒冷，心中才有期待，才会懂得珍惜那些温暖的时光。



万岁加一岁  
篆刻：王英鹏

## 冬梦

陆联群

寒冬来了  
百花凋零，树枝变得，光秃秃  
小河的水，结下了，厚厚的冰  
乡村的原野，给人的感觉  
非常的寂静和安宁  
冬天有梦吗？若有，在哪呢  
站在，残荷的池塘边  
默默地，深深地  
体会这个冬天的特别  
不一样的梦  
这里没有喧哗  
只有一份说不出的空旷，博大  
它，展示着一种苍凉，诉说着一种纯粹  
直面着一种坚强  
冬天有梦，冬天好梦  
身心的梦，灵魂的梦  
在你我的身边  
这般真切

# 豆蔻之美

钱续坤

独特的方块汉字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艺术物体，它蕴涵着深厚的功底和魅力，承载着丰富的审美和诗意。譬如说到“岁月”时，大家总是不忘用“青葱”去加以修饰；讲到“年华”时，人们总是喜欢用“豆蔻”来加以形容。

青葱与韭菜、蒜黄、辣椒一样极其普通，田间地头、餐桌厨房随时可见其柔顺娇嫩的情影，用其描述青春年少的那段时光，倒也十分形象与贴切；而豆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，其形状特征与生长习性又当如何，于我而言，则语焉不详了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自以为是地将“愿君多采撷”的红豆，错当成“卷上珠帘总不如”的豆蔻。

出现这种常识上的谬误比较奇怪吗？非也。因为在没有真正接触到这两种较为鲜见的植物之前，我最早对于“红豆”和“豆蔻”的认知，基本上是间接地来自于古典诗词的浸染与熏陶。其中，摩诘居士的《相思》最为脍炙人口，此诗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，是与巧妙地以红豆起兴并寄托相思有关的，特别是次句“春来发几枝”，名为问树，实则问人，语近情遥，引人遐思。既然是问树，那么红豆自然是木本植物所结之籽了。相关资料也表明，红豆实完成荚，粒小如豆，色泽艳红，圆润剔透，南方人常将之镶嵌于衣物之上，以表对爱人、对友人、对故乡、对家园的相思之情与眷恋之意。

与红豆的特性截然不同的，豆蔻则是一种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，形似芭蕉，叶片细长，香气馥郁，果实殷红。其花在刚刚成穗之时，外有嫩叶卷之而生，穗头呈深红

色，叶渐开则花渐放，颇具含苞待放之感，故俗称“含胎花”。她们仿佛就是刚刚探出地面的嫩芽，是风中乍露秤星的杨柳，温婉多情，娇柔可爱，粉艳的桃花与之媲美，显然太妖烧了；妍丽的牡丹与之对视，肯定太傲慢了；山谷的幽兰与之静守，也许太空灵了……

其实在我看来，这二月的豆蔻倒是拥有水仙的气质，既淡雅纯真，又自然天成，难怪唐代诗人杜牧会留下千古名诗《赠别》：“娉婷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在诗人的眼中，这豆蔻一般的美少女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碎了，只适合拥在怀里，疼她，爱她，呵护她，怜惜她，这样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恋之情与惜别之意。从此，“豆蔻”便成为美少女的别称了。事实上后来也约定俗成，将女子13岁喻为“豆蔻年华”，就像把女子15岁称作“及笄年华”，把女子16岁比作“碧玉年华”的道理一样。……

令人更为叫绝的是，“多情却似总无情，唯觉樽前笑不成”的杜牧，从此被后世的文人雅士，直接以“豆蔻”代指他在扬州为官时的风流韵事。宋代的秦观在《满庭芳》中追述杜牧的扬州行踪云：“豆蔻梢头旧恨，十年梦，屈指堪惊。”元代的卢挚在《广陵怀古》中亦对此曰：“笑豆蔻枝头，惹住歌行。风调才情，青楼一梦，杜牧三生。”能够在姹紫嫣红的世界里拥有一种花朵自眠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与更惬意的呢？“借问酒家何处有”的樊川居士，此生足矣！

倒是我稍感遗憾，因为在我所栖居的皖西南地区，豆蔻这种花儿并不常见；即使偶尔邂逅，可能已经错过了花期，无法领略“几度春深豆蔻梢”的风情与“波翻豆蔻散朝凉”的雅致了……



雪乡的早晨

李昊天 摄

風亭夢

姚建平 书

# 耕且读

孙克艳

去郊区的乡村采风，偶然看到一处有大几十年光景的老宅，那饱经沧桑的木质门楣上，入木三分地雕刻着几个大字：耕且读。端方工整的字体，虽历经岁月的侵蚀，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沉淀与传承，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。

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，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耕作。历朝历代，都采取相应的政策与措施，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发展。汉文帝刘恒甚至亲自下田耕作，将收获的粮食用以祭祀，以告慰神明与祖宗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记载汉文帝有言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籍田，朕亲率耕，以给宗庙粢盛。”正是在对土地的尊崇与开拓下，汉文帝开启了“文景之治”的盛世。

翻阅史书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凡是推崇农业、重视农耕的朝代，社会相对安定，百姓更易安居乐业。正如汉文帝所言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”任何时代，都没有什么比能吃饱饭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中国的土地就像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一样，在沉稳踏实的耕耘后，总有累累的硕果与收获，那是厚重的土地对勤劳劳作的回馈。长久以来，国人从土地中得到了最浅显易懂的道理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这朴实的道理，与脚踏实地的劳作，让国人形成了勤劳务实的品性。

耕作之余，便是读书。耕且读，是千百年来，国人的理想生活之一。读书，不但是很多人实现人生理想与抱负的重要途径之一，还是修身养性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力量源泉。欧阳修有言：“立身以立学为先，立学以读书为本。”王夫之更是将读书之用说得详细可察：“夫读书将以何为哉？辨其是非，以己治人之心也，察其微言，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。”可见，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现实社会中的实惠，即所谓的人生价值；它还是个人立身修德的精神食粮。

耕作，让我们的肉身，得到不可或缺的

物质基础；读书，可以满足我们无法忽视的精神诉求。关于耕与读，清初学者

张履祥在《训子语》

所云：“读而废耕，饥寒交至；耕而废读，礼仪遂亡。”智慧的国人，早已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中，找到了平衡这两者的办法——耕且读，让其相辅相成，互相依赖又互相成全。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，“耕且读”，“晴耕雨读”，成了中华民族的传承。从朝堂到民间，从官吏到百姓，历经朝代更迭和人文沧桑，“耕读传家”，成为国人千百年来不变传承。耕且读，早已像血脉一样，融入国人的精髓。

明代诗人李开先诗云：“柳半青黄叶欲舒，雪残又是雨晴初。带耕且读陶潜传，种树频翻郭泰书。”另有明代诗人戴复古诗云：“水苗自种滋朝雨，径竹闲栽待晚风。君子由来耕且读，月底千载仰高踪。”不同的诗句，饱含不同的情趣，都写出了边耕边读的诗意田园生活，令人向往不已。

耕且读，如无言东流的河水，灌溉着国人的心田，滋润着中华前行不止的文明。耕且读，更以家训的形式，成为很多家族的祖训，得到一代又一代的传扬。诸如“祖训依然在，常怀读与耕”“克勤克俭，且读且耕”“传家两字，曰耕与读”……曾国藩也曾告诫子弟曰：“古来世家久长者，男子需讲耕读二事。”可见，耕且读，对于一个家族的兴衰与个人的成长，有着怎样的意义。

当下，在大家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行的路途上，“耕且读”，更是不可忘却的优良传承。牢记耕耘，才能让我们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里，挣得一份温饱与立身之地；而潜心修读，才能让我们在喧嚣浮躁的环境里，沉淀出一分宁静悠远的心田，明晰自己的坚守与追求，不被一时的诱惑蒙蔽眼睛，不为一时的利益而失却本心与自我。

常怀耕且读，耕耘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品读出自己的为人处世情。

# 亲情专线

积雪草

前几天，和朋友小林一起吃饭。

生活中小林是一个很节制很有分寸的人，他倡导节俭生活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对自己很苛刻，有些抠门，对别人也是如此，不该花的钱决不乱花。

我笑他活得太累，看中的房子没钱买，看中的车子舍不得买，就连看中一双鞋子还要三思后才买。他说，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居家过日子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，孩子上学，老人看病，柴米油盐，什么地方都需要花钱，偏偏这年头，什么都涨，就是工资不涨，折腾不起啊！

他一张嘴，吐出来的都是苦水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大抵都是如此吧！正说着话，小林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但却并不是他放在餐桌上的那只手机。

他听到电话铃声，就像一个战士听到了冲锋号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急忙拿起旁边的包包，从里面拿出另外一只手机。他打开手机，嗯嗯啊啊了一阵子，然后重新放回包里。

这个对自己很苛刻很抠门的男人，居然有两只手机。有两三只手机的人很多，并没有什么稀奇的，可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有两只手机的人是抠门男人小林。

我好奇心起，这个看似老实的男人，不会是玩花心游戏吧？我笑，调侃他：“是你自己交待呢还是等着我审问？刚才是谁来

的电话？”

他不听则已，一听这话，有些腼腆地笑了，憨憨地说：“除了我妈还能有谁？”

眼前的这个大男人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，说话的神态有些别扭，有些憨厚，有些幸福，有些敬畏，我说不清楚。我有些不大相信地问他：“你妈来电话还用搞得这么神秘？单独一只手机，怎么看都像搞地下工作的。”

小林有些急了，他说：“是真的。我妈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大好，特别是这两年，老犯心脏病。有一次夜里犯病，我出差在外地，她给我打电话时，我的手机刚好占线，好半天也没打进来，那一次险些要了她的命。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另外买了一只手机，号码只有我妈知道，也只有我妈会打这个电话，24小时不关机，什么时候都是通的。我妈说，这叫亲情专线。”

听了小林的话，我有些感动。古人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古时候，交通不便利，没有飞机可乘，也没有火车可坐，骑马或步行，不知道什么年月才能回到家，家中若有大事小情，等回到家还不是花儿都谢了？

现代人说：父母在，不关机。现代社会通讯发达，交通便利，只要你开着手机，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个角落里，都能把你找出来。

父母年迈，老到像孩子一样需要人关爱和照顾，所以，为了父母别随便关机，父母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能找到你，他们的内心才会有安全感。